

歐洲一體化之體現——歐洲歷史之家

林明嫻

前言

前歐洲議會主席漢斯-格特·彼得林（Hans-Gert Pöttering）於 2007 年提議成立歐洲歷史之家（House of European History），提出此提議的原因是那一代親歷 20 世紀悲劇並建立歐盟的人逐漸消逝，歐洲一體化的成就受到質疑，而尚未有博物館展示歐洲一體化的歷史。

歐洲歷史之家成立背景

為實現上述目標，由策展人、教育專家和博物館學專家組成的跨學科團隊於 2011 年開始籌備博物館的建構，並設立了兩個諮詢機構——學術委員會和理事會，資金由歐洲議會和歐盟委員會提供。團隊的構想是透過泛歐

洲的視角展示歐洲事件，以「俯瞰」的方式來看待整個大陸，而不是簡單地將各國的歷史拼湊在一起。內容選擇基於那些最初屬於歐洲的過程，並且傳播至多個歐洲國家，至今仍然具有相關性。團隊必須採取客觀、學術獨立的立場，使用多種來源、聲音和敘述，確保博物館能夠以 24 種歐洲語言進行體驗。

博物館常設展覽規劃從歐洲的起源和形成開始，轉至 19 世紀的政治和經濟變革，接著是世界大戰的破壞，再到過去半個世紀的重建和一體化進程。展覽貫穿著「記憶」的理念：哪些歷史經歷將各國在歐洲歷史中聯繫在一起？人們應該記住悲慘事件以避免重蹈覆轍，還是為了能夠繼續生活而選擇遺忘？

常設展覽藉由 1500 多個物品、文獻和視聽材料生動呈現，這些物品來自歐洲及全球 300 多個博物館和收藏館。每一個物品都是歐洲歷史的一部分，為歐洲集體記憶的碎片或象徵，這些文物及其背景故事讓我們得以反思我們今天的身份。博物館於 2017 年 5 月 9 日「歐洲日」這天正式開館。

關於博物館建築的歷史



圖一：歐洲歷史之家設計圖——博物館側面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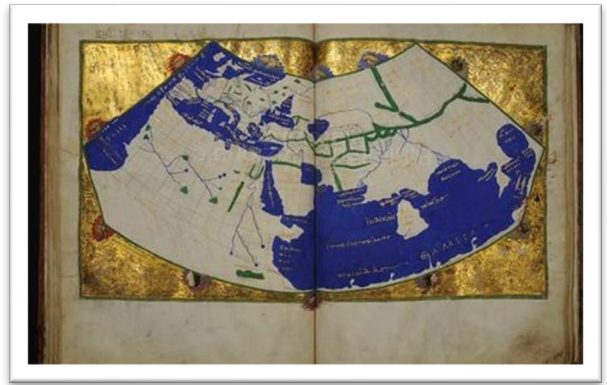
歐洲歷史館（House of European History）（圖一）位於布魯塞爾歐洲區中心的伊士曼大樓，這座建築坐落於萊奧波德公園內。該公園的前身是皇家動物園，1880 年對外開放，至今已有悠久歷史，長期以來是科學與休閒活動的重要場所。伊士曼大樓的用途多次變遷，先後作為公共診所、學校、養老院等。1985 年，歐洲議會租用此建築，作為行政服務部門、印刷廠及托兒所等使用場所，後來也曾為其他歐盟機構所用。2009 年，歐洲議會決定對該建築進行大規模翻修和擴建，將其改建為現今的歐洲歷史館，以現代化的展示手法介紹過去兩個世紀的歐洲歷史。

伊士曼大樓最初由瑞士建築師米歇爾·波拉克（Michel Polak）於 1934 至 1935 年間設計並建造，作為貧困兒童的牙科診所。建築內的候診區專為兒童設計，牆面裝飾著法國作家尚-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寓言故事中的動物彩繪，這些壁畫經過精心修復，至今仍保留並對外展示。2008 年，歐洲議會通過 99 年的長期租約取得了該建築的使用權。

常設展覽內容

（一）形塑歐洲

從地理上看，歐洲從未是一個明確界定的區域。這個大陸的名稱來自於古希臘神話，隨著時間和觀點的變遷，歐洲被不斷重新詮釋。究竟歐洲與其他大陸有何不同？當歷史以不



圖二：托勒密地理學中的世界地圖複製品，原作收藏於義大利威尼斯國家馬爾恰納圖書館。

同方式影響人們時，生活在歐洲大陸的人們，是否擁有共同的歐洲歷史記憶？

（1）繪製歐洲地圖：展覽探討了定義歐洲邊界的挑戰，從地理上來看，歐洲和亞洲是一個大陸，但文化和歷史上，歐洲一直被視為一個獨特的地區。歐洲對地圖及地圖繪製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羅馬。15 世紀發現通往美洲的海路，不僅改變了歐洲人對已知世界的看法，也改變了他們對自身的認識。

（2）歐洲與地圖學：像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約 90-170 年）這樣的古代地理學家的作品，向我們展示了當時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托勒密的地圖（圖二）使用坐標系統來定位特定地點，這些地圖一直是 15 世紀以前歐洲地圖學的基礎。

（3）基督教的象徵意義：中世紀的地圖經常忽視地理準確性，更多注重基督教的訊息和象徵意義。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被描繪成聖母瑪利亞的形象，這是對其基督教身份的表現。



左起圖三：歐羅巴騎著公牛的山牆浮雕之複製品，原作收藏於義大利巴勒莫的安東尼奧·薩利納斯區域考古博物館；圖四：《野蠻的歐羅巴》（Barbaropa），為 1947 年德國畫家海因茲·特羅克斯的油畫，現藏於歐洲歷史之家。

(4) 神話中的歐洲：歐洲這個名字源自一個古老的神話，講述希臘神宙斯變成一頭白牛，綁架了腓尼基公主歐羅巴（今日的黎巴嫩），並將她帶到克里特島。這個故事從古代至今一直在藝術、文學、宗教和政治中被演繹。

(5) 歐洲的政治象徵：歐羅巴騎牛的形象在希臘陶器、壁畫和馬賽克中常見（圖三、四）。這個神話也常被用來評論歐洲政治，從 20 世紀初的泛歐運動到戰爭的恐怖暴力，各種詮釋層出不窮。

(6) 歐洲遺產：展覽探討了歐洲遺產的共同要素，如哲學、民主、法治、人文主義、奴隸貿易、國家恐怖主義、殖民主義、基督教的影響、啟蒙運動、革命、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民族國家和種族滅絕等（圖五）。

(7) 記憶與歷史：記憶被認為是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的重要工具。然而，記憶是選擇性

的，並且經常與遺忘交織在一起。（圖六）展覽通過展示像《安妮日記》（圖七）這樣的個人故事，來表現記憶如何影響我們對歷史的認識。

(二)歐洲：全球強權

19 世紀是歐洲歷史上的一個革命時期，也是各個領域劇變的時代。人權和公民權利、民主和民族主義、工業化和自由市場體系，這些變革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和變化。直到世紀末，歐洲達到了其全球力量的巔峰。然而，社會和民族的緊張，以及國際間的競爭，逐漸加劇，最終在 20 世紀初爆發了衝突。

(1) 政治變革：19 世紀之於歐洲是一個充滿革命的時代。受到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啟



圖五：18 世紀的「啟蒙時代」是歐洲文化和政治發展的重要分水嶺。這一時期強調理性和理智思考的價值，激發了科學、哲學、社會和政治方面的重大進展。圖為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現收藏於歐洲歷史之家。



圖六：歷史記憶有時激發復仇，有時則引導和解。圖為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和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出席的這次凡爾登戰役紀念活動，象徵著法德之間歷史宿怨的終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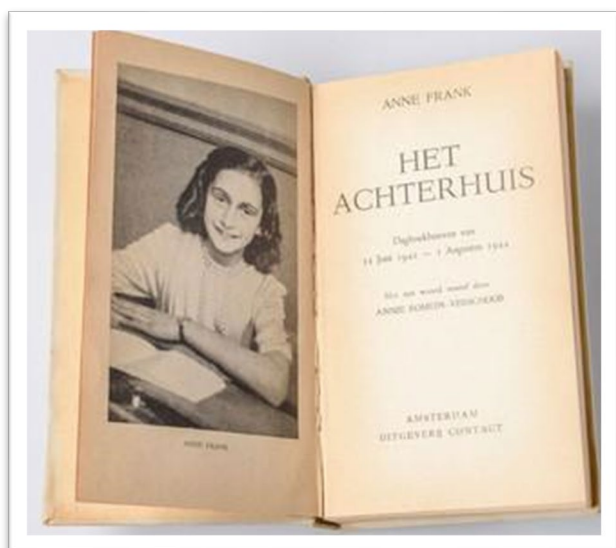
發，歐洲各地的人們挑戰貴族統治階級（圖八），爭取公民和人權、民主以及國家獨立的發展。民族主義作為一種革命性主張的象徵，承諾讓公民參與民主，但它具有排他性，設想了一個由民族相似的人們組成的國家領土。然而，一些有遠見的歐洲人仍希望超越國家忠誠實現大陸的統一。

(2) 市場與人民：蒸汽、煙霧、工廠、噪音宣告了工業革命在大英帝國的開始（圖九）。製造業以不同程度擴展到整個歐洲，使這大陸成為世界工業化、金融和商業的中心。新的技術創新推動了工業進步，蒸汽動力推

動了重工業的發展。生產方法徹底改變，大型工廠以數千名工人進行大規模的生產。

(3) 科學與技術：速度、動態和對進步的信仰定義了 19 世紀末的歐洲。鐵路、電力、電影、攝影以及科學和醫學的新理論證實了歐洲在這一技術成熟時代的領先地位。鐵路時代的到來展現歐洲作為世界先進技術領導者之地位。隨著工業化的拓展，長途旅行變得更為普及化，所有社會階層皆參與其中。

(4) 帝國主義：19 世紀歐洲國家受工業革命影響，國家版圖與殖民地不斷擴張，逐漸成為全球主導地位（圖十）。殖民地提供了歐洲大陸原物料和奢侈品，以滿足其不斷上升的消費需求。濫權和差別待遇被視為「文明化」殖民地人民的正當行為。即使奴隸制度逐漸消逝，而後伴隨的是新形式具種族歧視與對殖民地



左起圖七：1947 年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發行的安妮日記，現藏於歐洲歷史之家；圖八：1850 德意志聯邦的木材製玩具，圖中描繪當時發動革命抗爭的景象，此物現藏於歐洲歷史之家。

左起圖九：1850 年大英帝國使用的納斯密斯蒸汽錘複製品，真品藏於英國倫敦科學博物館；圖十：柏林會議的參與者，其為歐洲列強在非洲的劃分制定了基本規則，完全不顧及非洲人的意見。到 1900 年底僅有三個國家保持獨立。歐洲列強亦對亞洲進行了劃分，左圖為 1899 年法國諷刺畫家亨利·邁耶爾的漫畫，現藏於歐洲歷史之家。



極不寬容的帝國主義。直至 1914 年，歐洲國家統治了約 30% 的世界人口。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歐洲強化了對於其他大陸的控制。

(三)廢墟中的歐洲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舊帝國瓦解，現代民族國家應運而生。和平主義和歐洲一體化的思想獲得了更多支持，但在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的侵襲下遭遇困難。第二次世界大戰常被稱為「全面戰爭」，取消了士兵與平民的區別。數百萬人遭受大規模處決、驅逐、飢餓、強迫勞動、集中營和轟炸的折磨。



(1)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年對歐洲來說是一個重大轉折點。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歐洲達到了全球力量的巔峰。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破壞，長達四年的戰爭震撼了歐洲的根基，面臨前所未有的全球衝突。這場災難成為日後引發血腥戰爭的引爆點，深遠地影響了歐洲的共同記憶。（圖十一）

(2)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納粹統治下，數百萬人透過系統性的社會和種族清洗被殺害（圖十二）。歐洲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無論在規模還是官僚形式上，都成為史無前例地慘痛事件。在民族社會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交火中，戰爭在中東歐地區顯得無比殘酷。

(3) 毀滅性的結果：二次世界大戰估計約有 6000 萬人喪生，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平民。

圖十一：毒氣首次由德國部隊在 1915 年於比利時伊普雷使用。毒氣的使用旨在打破壕溝戰爭的僵局，雖然其對於敵軍的致命性有限，但對士兵的心理影響十分重大。毒氣面具展現了這場戰爭的去人性化。



然而，單從數字無法呈現其帶來的災難性影響以及其對人民造成的悲劇。博物館展示的物品講述了這些歷史事件背後的故事，讓我們反思如何在大時代下的歷史悲劇與創傷中尋求和解（圖十三）。

(四)重新分裂的歐洲大陸：

1945 年以後歐洲成為一片廢墟，失去了實質權力，並且被美國和蘇聯這兩大對立的全球勢力劃分。西歐一些國家因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而開始在超國家層面上合作，藉此抑制民族主義，排除發生戰爭的風險。然而，在東歐地區，對許多人來說，二戰後的解放意味著納粹暴政被蘇聯控制下的共產獨裁取代。

(1) 歐洲一體化的里程碑 I：蘇聯對東歐的控制及其與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對峙，創造了兩個新名詞—「鐵幕」與「冷戰」。在美國的支持下，西歐國家之間的合作越來越密切（圖十四）。

圖十三：一飢餓的荷蘭婦女，此圖為攝影師卡斯帕魯斯·伯納德斯·奧圖伊斯（Casparus Bernardus Oortuys）所攝，原圖藏於荷蘭鹿特丹攝影博物館。

圖十二：幾乎所有被佔領的國家中的犹太人都必須佩戴黃色猶太星，這是一種羞辱和貶低的排斥手段。猶太人被迫遷移到猶太區（ghettos）是大屠殺（Shoah）步驟中的一個重要準備階段。左圖為來自法國的猶太之星（1942-1944），原物現藏於以色列猶太區戰士之家博物館。

(2) 大屠殺的記憶：沉默、否認、壓制，這是戰後各國對於大屠殺（希伯來語稱為「Shoah」）的處理方式。各國為了挽回自尊，將內疚與共謀感拋諸腦後，沉浸於自身的苦難記憶中，忽視了自身曾與納粹政權的合作。如今，對於此項人類罪行的探討已成為歐洲記憶討論的核心（圖十五）。

(五)在震盪中成長的歐洲：

隨著全球經濟衰退與能源價格的上漲，歐洲戰後重建的榮景在 1970 年代突然結束。在經濟和社會動盪中，歐洲共同體繼續擴大共同市場，擺脫獨裁統治的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成為新成員國。1989 年，即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受到結構性問題困擾的共產國家進入衰退時期，大多共產政權透過和平革命垮台。冷戰的結束開啟歐洲強化合作的契機，前共產國家開始加入歐盟，成員國數倍增，各國同意下放權力，以實現超國家理想。儘管 2008





圖十四：隨著美蘇兩大的勢力的發展，重新統合歐洲大陸，強化歐洲國家間的合作，做為第三勢力抵抗兩大強權的希望逐漸增長，圖為冷戰中的歐洲，1948年法國海報，原圖現藏於巴黎國際政治影像研究中心。



圖十五：藝術家 Ritula Fränkel 和她的丈夫 Nicholas Morris 於 2001 年創作了名為《約瑟夫的外套》的藝術作品。這件外套曾屬於 Ritula 的父親 Josef Fränkel，他是大屠殺的倖存者，此物現藏於歐洲歷史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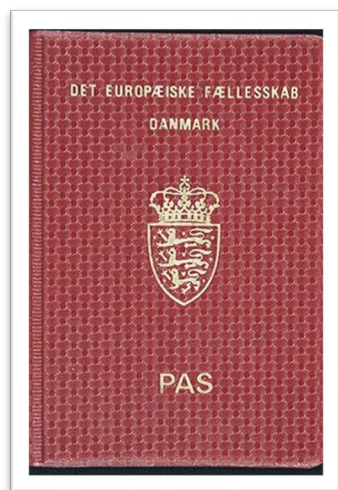
年的金融風暴和歐債危機展現了歐盟各國緊密連結，此亦突顯了其結盟的缺點，這些皆是对歐洲國家團結的考驗。

(1) 歐洲一體化的里程碑 II：西方和東方兩大陣營之間的關係出現緩和。1975 年，35 個國家，包括美國和蘇聯，在芬蘭赫爾辛基召開了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1979 年為歐洲民主化的歷史性時刻，歐洲議會首次由成員國公民直接選舉產生。這個重要機構不再由國家議會選出，而是成為首個由普選產生的國際機構。單一市場是創建一個統一經濟區，使人員、資金、商品和服務能夠自由流動。歐洲

單一市場自創立以來一直是歐洲共同體的主要目標之一（圖十六）。

(2) 重新劃分歐洲：1989 年後，歐洲版圖再次產生變化，新國家出現，舊邊界被重新劃定。1990 年統一的德國和平誕生（圖十七）。然而，前南斯拉夫的情況則不同，種族、宗教和文化差異導致了殘酷的內戰和種族清洗。

(3) 歐洲一體化的里程碑 III：歐洲各國的生活方式正變得越來越相似，開放的邊界、共同的法律和單一貨幣使得歐洲人民變得更為「歐洲化」。即使歐盟內部文化與種族仍然



圖十六：1985 年推出的歐洲護照突顯了歐洲國家人民自由流動的新可能性，並象徵著歐洲共同體為創造歐洲公民意識所做出的具體努力。圖為私人蒐藏的 1994 年的丹麥護照。



圖十七：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國再次成為統一的國家。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和當年東德選舉結果顯示公民希望統一，東西德之間的人口流動加速了統一進程。圖為攝影師 Gilles Leimdorfer 於 1990 年所攝德國柏林布蘭登堡門慶祝德國統一的景象。



非常多樣，但歐盟的成立使各國比以往更趨向政治上的統一（圖十八）。

（4）歐洲共同卻又分歧的記憶：自共產主義衰退以來的 25 年間，歐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曾經封存的檔案和文件被解封，揭示了那些被壓制的人的經歷和記憶，此引發對歷史解釋的突破性變革。公共紀念碑、紀念設施、街道命名、博物館，甚至教科書，都是在歷史記憶或是遺忘過程中的爭議點，歐洲記憶這一議題越顯重要（圖十九）。

總結

歐洲的共同歷史記憶從二戰的陰影中展開，二戰期間的納粹政權帶來了深重的破壞和人道災難。納粹德國的侵略與大屠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對整個歐洲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戰後，歐洲在重建和和解中前進，東

圖十八：歐洲化是所有歐盟成員國接受和實施共同法律的過程，其促進歐洲利益以及同質性的增長。此法律稱為《共同體法》，加入歐盟的國家必須將其融入國內法律系統中。右圖為 80000 頁的歐盟法律，現藏於歐洲歷史之家博物館。

西德的分裂和冷戰進一步塑造了後戰時代的地緣政治格局。1989 年東西德統一和冷戰結束象徵著新歐洲的開始，隨後歐盟的形成和擴展進一步加強了政治與經濟的整合，但這一過程中也面臨了金融危機、脫歐等挑戰。

1979 年歐洲議會的普選制和 1990 年的歐洲護照推出標誌著民主化進程的深化。當前，歐洲面臨氣候變遷、英國脫歐、新冠疫情、數位革命和恐怖主義等問題，同時也在重新審視殖民遺產和歷史記憶，反思納粹時期的遺產。這些記憶和挑戰展現了歐洲從戰爭創傷到現代問題中的複雜性，未來的發展將在處理歷史遺產和應對當前挑戰中尋求平衡。

（本文作者畢業於臺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圖十九：歐元硬幣上的人物維斯洛維尼亞的弗蘭克·羅茲曼，他是一位勇敢對抗納粹佔領的共產主義者。他胸前的紅星為共產主義的象徵，與歐盟之星一同印在歐元硬幣上，此為 2011 年斯洛維尼亞的歐元硬幣，現藏於歐洲歷史之家。